

《昭元秘诀》的成书与流传

周传斌

【摘要】 《昭元秘诀》波斯文原本、注解本及其汉译本，作为中国化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认主学最高教材，国内学术界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综合国内外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完整回溯了《昭元秘诀》的成书、注释、流传及汉译的过程，考证了作者、注者、译者的生平与师承关系，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昭元秘诀》；伊拉吉；贾米；舍蕴善

【Abstract】 The Persian book *Ashi'at al-Lama'at*, including the original *al-Lama'at* written by Fakhr al-Din al-'Iraqi, the commentary of 'Abd al-Rahman al-Jami,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e Qil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textbook of Tawhid among Chinese mosques, which yet still has barely any systematic study. Based on documents and theses from China and abroad, this paper traced the process of its completion, commenting, spread and translation; and the biography and the academic succession of the author, commentator and interpreter.

【Key Words】 *Ashi'at al-Lama'at*; Fakhr al-Din al-'Iraqi; 'Abd al-Rahman al-Jami, She Qiling

DOI:10.16293/j.cnki.cn11-1345/b.2020.02.008

1937年，著名阿訇庞士谦在《禹贡》（半月刊）发表《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与课本》一文，其中指出《昭元秘诀》“系哲学中杰作，为回教认主的最高理论”。2012年，金宜久发表了迄今唯一一篇研究汉译《昭元秘诀》哲学思想的论文，认为“仍可以这类苏非读本为深入研究伊斯兰教学理及其思想的钥匙”。这部地位如此重要的苏非哲学著作，显然还有待深入研究。《昭元秘诀》经历了波斯文原本《勒默阿忒》到波斯文注解本《额史尔》再到汉译本的发展历程，本文将对此做一完整的回顾。

一、波斯文原本的成书

《昭元秘诀》是伊斯兰哲学史中伊本·阿拉比学

派理论苏非学的著作。苏非行知是伊斯兰教中的“密宗”或“神秘主义”，与佛教禅宗等类似，属于一种“秘传之学”（esoteric），即导师与门徒秘密传授的教义。这个秘传，不是“神秘”，而是“奥秘”。苏非主义认为，伊斯兰教的学问拥有外在、内在两个维度。持守宗教功课与律法属于外在的维度，与之对应的是教法学、教义学等学科，是通过外在的约束、理性的论证去实践宗教、敬畏真主；苏非修炼则是内在的维度，即通过内省的旅程、直觉的体验去接近真主。这两者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印证，也就是教乘和道乘的关系。到公元12世纪，举世公认的逊尼派教义学家兼苏非大师安萨里（1058—1111）协调了正统教法学、教义学与苏非行知的关系，使得苏非学说合法化

了。此后，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当中，辈出的大师级宗教学者大都内外兼修，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也是如此。

（一）伊本·阿拉比的《智慧宝乘》

伊斯兰教的苏非，大致可以分为实践的苏非、理论的苏非、习俗的苏非三大类。理论苏非学（theoretical Sufism）属于第二类别，代表了苏非行知与教义学、哲学对话之后产生的理论体系，是“关于真主、世界和人的系统化、理论化表述。作为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宇宙论、人学、心理学（灵魂学）以及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问题。”而在这一学术传统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12—13世纪的苏非大师伊本·阿拉比（1165—1240）。

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阿拉比·哈提米·塔伊（Abū Bakr Muhammad ibn al-‘Arabī al-Hātimī al-Tā’ī），1165年出生于西班牙梅西亚城（Mursia），其家族属于西迁的阿拉伯塔伊部落。在苏非历史当中，他以“大谢赫”（al-Shaikh al-akbar）“穆赫因迪尼”（Muhyi al-Din）著称。童年时期，他随家迁往塞维利亚（Seville），在那里长大并接受教育。青少年时期，他受到两位女苏非的影响，尤其是科尔多瓦的法蒂玛堪称他的精神之母。33岁之前，他一直在西班牙和马格里布地区游历。但就在这一年（1198年），一个异梦指引他离开故乡前往麦加。他的后半生主要在阿拉伯半岛、埃及、土耳其和两河流域游历，58岁的时候定居大马士革，直至75岁辞世并安葬在那里。

伊本·阿拉比一生追随过很多老师，并与同时代的很多苏非大师有交往，但是他没有加入某个既定的苏非道统，也未开创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道统。按照普遍流传的说法，他加入的是黑泽尔圣人的道统，其标志是1204年他在伊拉克摩苏尔城得到了从黑泽尔圣人传来的斗篷。他辞世后，这件斗篷被传给了古纳维，后者因此成为了阿拉比无可置疑的精神传人。

与其他苏非大师不同的是，伊本·阿拉比以苏

非直觉体验的方式获得灵知，但以哲学家理性逻辑的方式写作，并且著作等身，为伊斯兰哲学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两部最为著名的作品，分别是《福图哈》（al-Futūhāt al-makkiyah，麦加开示录）和《福苏素》（Fusūs al-hikam，智慧宝乘）^①，后者就是《昭元秘诀》的思想源头。成书于伊历627年（1229）的《福苏素》，目前已有王希的汉译本《〈智慧珍宝〉翻译、注释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面世。关于这一名著的哲学内涵及其对《昭元秘诀》的影响，拟将另文探讨，此处不赘。这里仅就该书的背景做一简单介绍。

《福苏素》（智慧宝乘）是伊本·阿拉比晚年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最具原创性的作品。按照伊本·阿拉比本人的说法，这本书是在一个异梦当中由穆圣本人交给他的。他的弟子古纳维这样评价这部著作：“《福苏素》是他的著作的封印，是最后被开示给他的信息。它来自于穆圣的位份、本初之源、包总之一。它带来了穆圣亲啜真主之知能的精华。它指向的是其中所记之伟大列圣和主之密友们亲啜的源头。”^②因此，这部著作自诞生后就引起了历代苏非学者、哲学家和教义学家们的青睐，围绕该书的注疏有上百种之多。《昭元秘诀》的波斯文原本和注解本，就是《福苏素》的源头活水流淌下来的智慧溪流之一。

（二）古纳维与伊本·阿拉比学派

我们有必要在伊本·阿拉比本人和伊本·阿拉比学派之间做出区分。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指出，伊本·阿拉比的角色就如同西方哲学中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他的著作只是一个开端，启发了意见相左、众说纷纭的不同学术传统。在伊斯兰哲学研究当中，对伊本·阿拉比的批评屡见不鲜，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所谓的“伊本·阿拉比学派”，并不意味着对他的学说的无条件接受，而是包含认可、反驳、拓展、改造等一系列内涵。柴提克指出，“伊本·阿拉比学派”是西方学者发明的词，用以

指称一批在伊本·阿拉比学说框架内阐发自己的理解的主要由苏非构成的思想家群体。他们区别于伊斯兰哲学史上的漫步派哲学家、教义学家以及一般的苏非，自称为“真见者”(al-muhaqqiqūn)。其实，该学派的学说大致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理论苏非学”。柴提克指出，至于哪些人应该归属于伊本·阿拉比学派，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他列举了伊本·阿拉比的几位亲传弟子：白德尔·哈巴什(Badr al-Habashī)、伊本·索达肯·奴力(Ibn Sawdakīn al-Nūri)、阿非菲丁·提里木撒尼(‘Afif al-Dīn al-Tilimsāni, 1213—1291)、萨德尔丁·古纳维(Sadr al-Dīn al-Qunawī, 1210—1274年)。

在一众弟子当中，萨德尔丁·古纳维是最关键的一位，“正是通过他，伊本·阿拉比学说在东方的若干重要的‘传承线索’才得以追溯。”古纳维的父亲是土耳其科尼亚城的苏非大师麦吉顿丁·伊斯哈格(Majd al-Dīn Ishāq)，他于1201年在麦加邂逅首次朝觐的伊本·阿拉比，两人成为了至交好友。1204年，伊本·阿拉比随同他一起旅行至安纳托利亚地区(今土耳其)。他辞世后，伊本·阿拉比娶了他的妻子，也就是古纳维的母亲。因此，伊本·阿拉比将古纳维视同己出，并指定其为自己的继承人(海里凡)。古纳维亦曾跟随伊本·阿拉比的另一位密友，苏赫拉瓦迪耶道统的奥哈顿丁·吉尔曼尼(Awhaduddin Kirmani, ?—1238)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曾从两位母亲的胸前哺乳”，指的就是作为哲学家苏非的伊本·阿拉比和作为诗人苏非的吉尔曼尼。古纳维从两位导师的不同风格受益，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跟伊本·阿拉比相比，他更富于理性，既是一位苏非也是一位法学家和圣训学家。据先后跟随了伊本·阿拉比和古纳维两代导师的提里木撒尼说：“我的第一位导师是哲学化的灵修者，我的第二位导师是灵修化的哲学家。”古纳维与同在科尼亚城的苏非大师鲁米也关系密切，鲁米辞世时，古纳维是其殡礼的领拜者。

因此，古纳维在土耳其科尼亚城是一位兼通显密二学的权威宗教学者，他讲解教法、圣训学、苏非学

等课程，吸引了一批著名的门人弟子，除了前文提到的提里木撒尼，还有萨依顿丁·法尔阿尼(Sa‘id al-Dīn Farghāni, 1296年卒)、固土布丁·设拉子(Qutb al-Dīn Shirāzi, 1311年卒)、占迪(Mu‘ayyid al-Dīn Jandī, 1300年卒)，以及我们后文重点要说的法赫鲁丁·伊拉吉(Fakhr al-Dīn ‘Irāqi)。

古纳维讲授的其中一门课程就是伊本·阿拉比的名著《福苏素》。他的弟子们都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苏非大师，其中占迪(Mu‘ayyid al-Dīn Jandī)著述了《福苏素》的“最长、最早、流传最广的注释”，来自北非的提里木撒尼(‘Afifuddin at-Tilimsani)后来也著有对《福苏素》的注解。而伊拉吉则因此写出了《昭元秘诀》的波斯文原本《勒默阿忒》。可以说，通过古纳维的讲解和其弟子们的吸收、转化，第一批关于《福苏素》的注疏诞生了，这为“伊本·阿拉比学派”或理论苏非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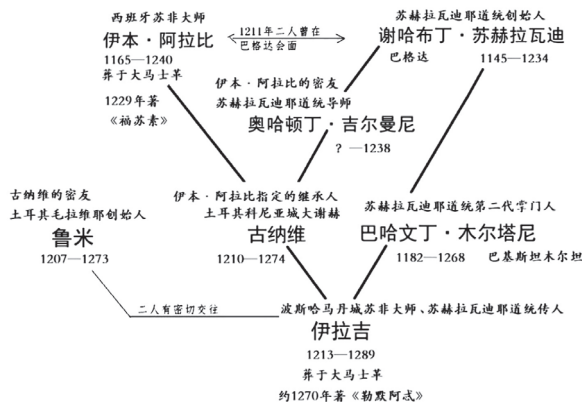
(三) 伊拉吉与伊本·阿拉比学说的波斯化

法赫鲁丁·易卜拉欣·伊拉吉(Fakhr al-Dīn Ibrahim al-‘Irāqi, 1213—1289)^③，生于今伊朗西部城市哈马丹附近的一个村庄。他天赋异禀，据说5岁入学，9个月内就能够通背《古兰经》。17岁时，他已经学完了所有传述的知识(包括语言学、经注学、圣训学、教法等)和理智的知识(包括数学、科学和哲学等)。此时机缘巧合，一群“格兰岱”^④苏非来哈马丹云游，伊拉吉毅然离家出走加入了云游苏非的行列。在云游过程中，他的诗歌天赋迸发，佳作不断。后来，他随云游苏非到了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木尔坦城(Multan)，得遇苏赫拉瓦迪耶苏非道统的第二代教长谢赫·巴哈文丁·宰柯瑞雅·木尔塔尼(Shaykh Baha‘uddin Zakariyya’ Multani, 1182—1268)，不但列入门墙，还被指定为道统继承人。木尔塔尼既是一位苏非，也是教法学家、圣训学家，可以说，他从格兰岱的道路上挽救了伊拉吉，给了他正统的苏非训练。伊拉吉在木尔坦共居住了25年之久，度过了人生大半时光。但在导师辞世后，已经55岁的伊拉吉受到陷害，

遂被迫出走，乘船前往麦加朝觐。

途经阿曼时，他得到阿曼苏丹的热忱欢迎和款待。最终他谢绝挽留，前往麦加完成了朝觐功课。在麦地那圣陵前度过数夜之后，他随叙利亚商队前往大马士革，又继续北上土耳其，最终到达了科尼亚城。如前所述，这里既是古纳维的家乡，也是鲁米创始的毛拉维耶道统的中心。伊拉吉是一位诗人，他与鲁米有更多的相契，经常参加其萨玛仪式，两人成为了密友。但是，看起来与伊拉吉的诗人气质并不相配的古纳维，一方面有着苏赫拉瓦迪耶道统的背景，另一方面具备显密二学的功底，并与伊拉吉的第一位导师木尔塔尼有着相同的气质。所有这些最终折服了伊拉吉，使得他接受古纳维成为他的第二位导师。如果说，巴哈文丁·木尔塔尼引导了他的灵性修炼的话，则古纳维塑造了他的理智思维，使他最终成为了一位内外兼修的苏非大师。

当此时，古纳维正在给弟子们讲解其导师伊本·阿拉比的名著《福苏素》，伊拉吉从中受益匪浅。如前所述，他的同学如占迪、提里木撒尼等，都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苏非大师。据记载，每天听古纳维讲课之后，伊拉吉都即兴创作一段波斯诗文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约在1270年前后汇集成了《勒默阿忒》(Lama'āt)一书。“勒默阿忒”的词意是“闪电”，伊拉吉用之来表达自己的听讲之后的“灵光一闪”式的顿悟，这显然与他的诗人气质是分不开的。这种别具一格的注解形式得到了导师古纳维的肯定，他评价说：“《勒默阿忒》的确就是《福苏素》的精髓！”可以说，伊拉吉把伊本·阿拉比用阿拉伯语著述的深奥、理性的学说用简洁的、诗性的波斯语文加以表述，实现了伊本·阿拉比学说的“波斯化”（用伊本·西那的术语来说是“东方化”）。对于波斯、中亚、印度、中国的穆斯林学者而言，通过伊拉吉这样简洁、诗化的纲领式作品来理解伊本·阿拉比的艰深学说，显然更方便可行，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较早传入中国的客观原因。



图一：伊拉吉师承关系图

鲁米和古纳维分别在1273年、1274年辞世。伊拉吉遂迁往安纳托利亚北部的托卡特城(Tokat)，并得到当时蒙古汗国鲁姆地区长官埃米尔·穆因奴丁·帕尔瓦那(Amir Mu'inuddin Parwanah)的热情追随。1277年，帕尔瓦那被蒙古皇帝处死，伊拉吉受其所托前往埃及营救其被马穆鲁克王朝囚禁的儿子，这一年他已经64岁。伊拉吉不负所托，不但营救出帕尔瓦那之子，还得到埃及苏丹的青睐。但不久他感受到冥冥当中的召唤，执意迁往大马士革，于伊历688年(1289年)在那里辞世，享年76岁。他被安葬在苏非大师伊本·阿拉比的墓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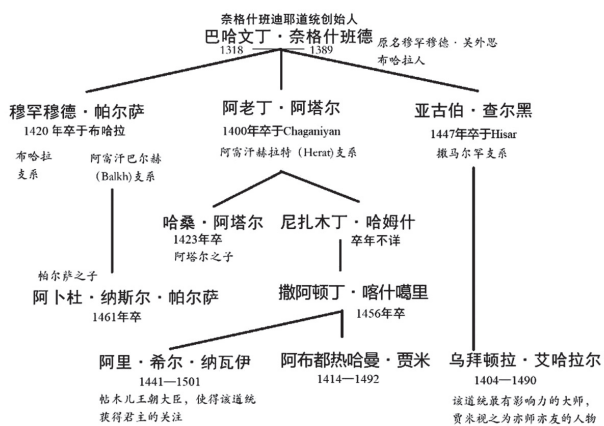
二、贾米波斯文注解本的产生

《勒默阿忒》的文风和哲学体系影响了伊拉吉之后的不少波斯、中亚和印度苏非。其中，波斯苏非大师贾米用同样的风格注解《勒默阿忒》，写成《额史尔》(Ashi'at al-Lama'āt)，这个注解本成为了舍蕴善汉译《昭元秘诀》的直接来源。^⑤

(一) 贾米与奈格什班迪耶道统

奴尔丁·阿布都热哈曼·贾米(Nūr al-Dīn 'Abd al-Rahmān al-Jāmi, 1414—1492)，即舍蕴善所称的“天方昨蜜尊者”，出生于贾姆(Jam，今伊朗东部边境的托尔巴特贾姆)，他的父亲来自伊斯法罕郊区小镇达什

特 (Dasht)。童年时期, 全家迁居到今阿富汗境内的赫拉特城 (Herat)。贾米的人生, 与赫拉特城以及这里的奈格什班迪耶道统密切相关, 他辞世后也被安葬在这里。他的传世著作和书信, 大约有87种。



图二: 贾米师承关系图

奈格什班迪耶道统创始人巴哈文丁·奈格什班德有三位著名弟子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他的学说: 第一位是他的女婿兼继承人阿老丁·阿塔爾 ('Ala'uddin 'Attar), 在其师辞世后迁居查干尼彦 (Chaganiyan, 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Denau), 贾米是其三传弟子。第二位是穆罕穆德·帕尔萨 (Muhammad Parsa), 他延续了其师在布哈拉的道统, 正是他“把伊本·阿拉比学说以及苏非经典遗产引入了中亚”。而这位帕尔萨, 也是贾米童年时得遇的首位奈格什班迪耶导师,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位是亚古伯·查尔黑 (Ya'qub Charkhi), 他在其师辞世后迁居今阿富汗北部至塔吉克斯坦一带的希萨 (Hisar), 他的传人中出现了影响力最大的奈格什班迪耶导师乌拜顿拉·艾哈拉尔 ('Ubaydullah Ahrar, 1404—1490), 而艾哈拉尔对贾米也有重要的影响。

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 曾为15世纪帖木儿帝国 (1370—1507) 的首都, 因此发展为重要的区域性宗教和文化中心。贾米的导师撒阿顿丁·喀什噶里 (Sa'duddin Kashghar) 是一位喀什商人之子, 他在布

哈拉拜入阿老丁·阿塔爾的门徒尼扎木丁·哈姆什 (Nizamuddin Khamush) 门下多年。后来, 他于朝觐途中定居赫拉特, 成为奈格什班迪耶在该地最有影响力的导师。他的一些传世著作显示出他“对伊本·阿拉比的术语系统驾轻就熟”。

贾米的父亲是一位苏非, 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当时, 赫拉特建有一座著名的尼扎米学院 (Nizamiyyah University)^⑥, 他正是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逊尼派宗教、科学与哲学教育。之后, 他前往撒马尔罕求学。最终, 他在喀什噶里门下加入了奈格什班迪耶道统, 并被指定为赫拉特支系的继承人。导师辞世后, 他虽然作为掌门人主持赫拉特道堂的运转, 但同时也追随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奈格什班迪耶大师乌拜顿拉·艾哈拉尔。^⑦ 据记载, 他正是在艾哈拉尔指导下才得以洞彻伊本·阿拉比的巨著《福图哈》的。从贾米的求学经历可以看出, 他与伊本·阿拉比、木尔塔尼、古纳维、伊拉吉等人非常相像, 即他们都堪称是伊斯兰教显密二学的大师, 非一般的宗教学者或苏非所能比拟。在奈格什班迪耶道统当中, 像贾米这样内外兼修、著述等身的哲学家式的苏非学者其实是比较另类的; 在艾哈拉尔之后, 中亚和卓家族系统的奈何格什班迪耶以另一种风格风靡一时, 并传播到了中国。

(二) 贾米对伊本·阿拉比学说的阐发

如上所述, 对贾米有直接影响的三位奈格什班迪耶苏非大师帕尔萨、喀什噶里、艾哈拉尔, 都是伊本·阿拉比学说的继承者。贾米超越他的师长们的地方在于, 他更善于运用文字来表达这些思想。纳斯尔教授主编的《伊斯兰精神性百科全书》中这样评价他: “贾米对苏非行知的主要贡献在于, 他以更为明了的术语表述了伊本·阿拉比思想, 并就伊本·阿拉比、鲁米、帕尔萨等人的著作做了注解, 这些注解阐明了关于‘存在单一论’的许多深奥难懂的概念。贾米本人的诗作, 也有助于这些概念和观点的传播。在有生之年, 他已经被视为伊本·阿拉比学说的权威了。” 柴提克称他为“著名的诗人兼学者”“最博学

和成功的伊本·阿拉比学说的普及者”。

贾米有三部著作在中国伊斯兰教中影响巨大，分别是：《满俩》(Malā)《勒瓦一合》(Lawā'ih)和《额史尔》(Ashi'at al-Lama'āt)。其中，《满俩》是阿拉伯语法高级教材，也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传统的“十三本经”之一。

《勒瓦一合》即刘智所译之《真境昭微》(亦称昭微经)，“是对《智慧宝乘》的注解之一，也是关于其基本主题的一个概要”。村田幸子也指出该书是思考伊本·阿拉比的关键主题的恰当总结。有学者认为，该书“很多内容与《昭元秘诀》相似”，这当然是因为，这两部作品的源头都是伊本·阿拉比的《福苏素》。

《额史尔》是对伊拉吉《勒默阿忒》的注解本，即舍蕴善所译之《昭元秘诀》的直接来源。该书约成书于1481年，即伊拉吉著述《勒默阿忒》之后约二百年。按照舍蕴善所译之贾米的原序，“勒默阿忒”(Lama'āt)一词“译曰电也，谓此能函彼真言之光也”，此处之“彼”即指伊本·阿拉比的《福苏素》。在传抄过程中，“本文诸册，各录不同，兼有错简”，贾米乃借助伊本·阿拉比及古纳维等人的著作将之订正并注解，“正其讹误，发其本旨，故名之曰‘额慎唎啞咧母恩惕’，译曰：分析之解也，二十有一喻；电之光也，二十有九。”如果说伊拉吉的“电”(勒默阿忒)是听其师古纳维讲解伊本·阿拉比哲学时的“灵光乍现”，是如“闪电”一般的智识领悟；那么，贾米的“电光”(额史尔·勒默阿忒)则是这一智识“闪电”的第二次耀闪(这也正是额史尔一词的含义)。可以说，正是通过贾米这座桥梁，中国伊斯兰教经学继承了来自伊本·阿拉比的理论苏非学遗产。

三、贾米注解本在中国的传抄与汉译

根据推算，伊拉吉所著《勒默阿忒》波斯文原本约成书于1270年(南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前后，贾米注解本《额史尔》约成书于1481年(明成化十七

年)，此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步伐才刚刚开始。

(一) 贾米注解本在中国的流传

贾米注解本究竟何时传入中国？笔者推测这个年代约在明末清初。明末清初在南京开启的汉文译著运动，其总的思想特征是接受并以古汉语为载体重新阐释了伊本·阿拉比学派的理论苏非学体系。这一过程，必然跟一批该学派的著作传入中国有着直接的联系。虽然我们对这批书籍具体传入的时间、路线和原因等尚不清楚，但分析张中、王岱舆、舍蕴善、刘智等人的译著可以看出，他们的参考书基本上都是属于同一个学术传统。有学者提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四部波斯文著作：《额史尔》(昭元秘诀)《勒瓦一合》(真境昭微)《默格索德》(研真经)《米而撒德》(归真要道)。四部著作中，前两部都是贾米的作品。第三部《默格索德》的作者阿齐兹丁·纳萨菲(Aziz al-Dīn ibn Muhammad al-Nasafi, ?—1300)，早年曾师从伊本·阿拉比的密友萨阿德丁·哈姆雅(Sa'd al-Dīn Hammūyah, ?—1252)，因此他的作品也具有伊本·阿拉比学派的风格。^⑤只有《米而撒德》是与伊本·阿拉比同时代的另一位库布拉维耶道统苏非大师纳吉姆丁·达雅(Najm al-Dīn al-Dāya, 1177—1256)的作品，不具有该学派的背景。

根据研究，最早的汉文译著是明末张中的《归真总义》(完稿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王岱舆的《正教真铨》(明崇祯十五年刊刻，1642年)。其中，张中《归真总义》提到了12本经书，包括《米而撒德》《勒瓦一合》《默格索德》，但未提及《额史尔》。王岱舆未提供他的参考书目。到了清代，《额史尔》一书在中国的传译有两个关键的学术谱系：一个是舍蕴善的修习、翻译、传授，另一个是袁汝琦、刘智师徒的修习和转化。可以说，通过他们的修习、翻译、转化、传授，实现了伊本·阿拉比学说在伊拉吉“波斯化”之后的“中国化”，并最终产生了“伊儒会通”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体系。

《经学系传谱》记载，舍蕴善在河南韶谷“读修

道诸经（即推黎格式之学^⑨，乃《米而撒特》并《勒默阿忒》诸经）”。此时，舍蕴善年约三旬（约1668年前后），也就是在康熙初年。到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刘智的老师袁汝琦在《天方性理》序中写到：“天方有大贤查密氏暨阿补德欧默尔辈，皆学识超凡、品德几圣者也。著有成书，阐明造化之体用、人物之知能，以作行道者践趋之程式。如《密迹索德》《勒瓦一合》《额史尔》等经，既行于天方，又传之中国，凡吾教学人，皆知诵习之矣。”而在《天方性理》参考书目当中，刘智称之为“经”的著作除《古兰经》外还有六种，当中就包括“波斯四书”；而《额史尔》（刘智译名为费隐经）作为主要参考书之一共被引用了15次之多。根据《经学系传谱》的记载，袁汝琦（字懋昭）是胡登洲七传弟子（①胡登洲—②冯二先生—③冯少川、冯少泉—④冯养吾—⑤马真吾—⑥袁盛之一—⑦袁汝琦—⑧刘智），其家族“学者三代”，为南京经学世家。舍蕴善与袁汝琦的经学谱系有重合之处（图三），即他们俩的师承都跟马真吾有关。综合以上信息可知，清前期包括《额史尔》在内的“波斯四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相当广泛，并已成为中国经师们公认的苏非学经典；同时《经学系传谱》的记载又说明，在舍蕴善之前尚未有经师系统学习和讲授《额史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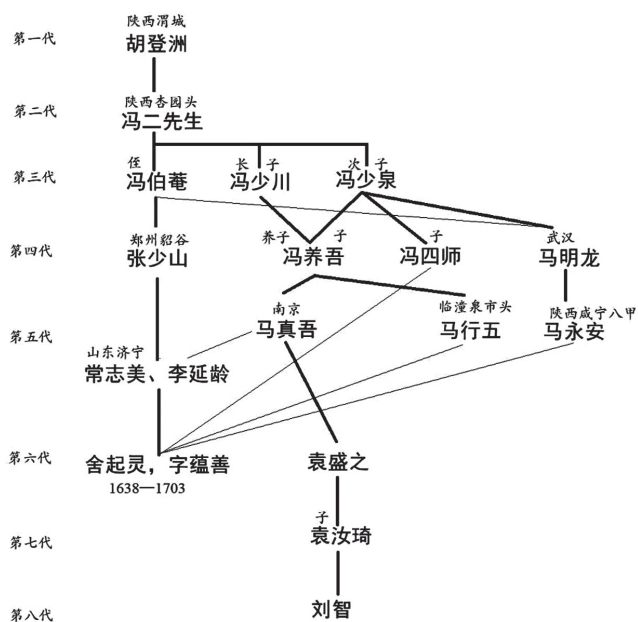
《额史尔》波斯文原本用作经堂教育的教材，我们可以推测是在舍蕴善中晚年的时候。根据《经学系传谱》《勒默阿忒》首次被提到是舍蕴善在河南韶谷“读修道诸经”之时，但他花费多年未能通彻，直到在亳州购得注解之经，后又经过四十天的静坐冥思，最终“洞彻其奥。后晤通宇先生，勘究其义，如出指授”。可见，当时经堂中尚未讲授此书，舍蕴善是通过阅读注解自学的。那么这本注解之经是什么呢？据《经学系传谱》，舍蕴善得“《克世福勒哈查蒲》（译曰开幔之经）”。类似的书名也出现在刘智的编辑书目当中，写作《克实福候祝卜》（刘智译名为性学释疑），有学者认为此书为11世纪波斯苏非大师胡

吉威里（al-Hujwiri，约卒于1076年）的名著，也就是汉译本《开释福——苏非之觉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但是，该书的成书年代不仅明显要早于伊拉吉著述《勒默阿忒》的年代（约1270年），甚至早于伊本·阿拉比生活的年代（卒于1240年），以之为注解《勒默阿忒》之书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舍蕴善所读应该是另外一本书。

无论如何，舍蕴善应该是中国洞彻、讲授并汉译贾米注解本《额史尔》的第一人。在他自己读懂之后，才可能在经堂中加以讲授，这个时间推测应该在他年届四旬以后（约1678年）。根据《经学系传谱》所记之“蕴善先生授学较徒法”，他中晚年授学的教材，接近今天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十三本经”的体系，其最高阶段的教义学和哲学教材包括：《默格索德》《米而撒德》《勒默阿忒》《厄噶一特》。其中，前三部为“波斯四书”中的三种，最后一部为阿拉伯文教义学名著（即马坚所译之《教典诠释》）。很有可能，正是舍蕴善推动了经堂教育教材体系的完善。到清中后期以后，经堂教育山东学派才可能逐渐形成了“十三本经”（但不一定限于十三本）为代表的教材体系。这个教材体系最终保证了贾米注解本《额史尔》波斯文本的广泛流传。因为传统的经堂教育学生“海里凡”，必须自己抄写要学习的经典；所以，只要学习过《额史尔》的经师，都应该有自己手抄的一部。笔者的调查也显示出，波斯文本《额史尔》主要是以历代经师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在山东、河北、京津一带原山东学派的流行区域，其它地区相对较少。据统计，仅北京福德图书馆内就收藏有波斯文抄本13种、注释本1种，其中标有年代的有伊历1210年（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抄本。2018年7—8月笔者在河南、山东、河北、天津的调研当中，在多地清真寺或经师家中得见清代以来的该书波斯文手抄本及注释本，可见其流传之广。其中，1986年印行的陕西郭进明阿訇波斯文校本，在民间流传较广。

（二）舍蕴善汉译《昭元秘诀》及其流传

关于《昭元秘诀》汉译作者舍蕴善，有学者详细考证过其家世，引述如下：舍起灵（1638—1703），字蕴善，号云山，道号真回破衲痴，明崇祯十一年九月十一生于湖南沅陵汉族魏氏家中（先祖为明初辰州卫世袭都指挥使），原名魏元都，十一岁时被陕西渭南籍回族将领舍应举收养为子，师从山东学派创始人常志美等著名经师，完成学业后在陕西、河南、安徽、河北、北京、辽宁等地设帐开学二十一处、计四十余年，堪称一代经学大师。除了授学以外，他还译有《推原正达》《昭元秘诀》《归真必要》三部名著，并指导弟子赵灿编纂了《经学系传谱》。清康熙四十二年九月初七歿于河南襄城，墓庐至今仍存。有子六、女二、孙十三、曾孙十五。前三子魏姓为汉族，后三子舍姓为回族。其歿后，第六子舍光义继任教长，光义歿后，曾孙舍文璞继任，形成了舍氏经学世家。



图三：舍蕴善师承关系图

有意思的是，所谓的“波斯四书”，张中、袁汝琦、舍蕴善都只应用了其中的三部，且取舍各有不同。舍蕴善没有使用《勒瓦一合》，可能是因为该书与《额史尔》同为贾米作品且道理相似。按照《经学

系传谱》的记载，他修炼苏非之学主要依赖的是《米而撒德》和《勒默阿忒》（即《额史尔》）二书，前者侧重于修行之道，后者则侧重于理论升华。

约在1668年前后，舍蕴善年约三旬时曾在河南襄城开学三年，期间他为河北回族将领“襄城营守府张公”讲解“性命之学”，因而把《米而撒德》汉译为了《推原正达》。按《米而撒德》一书，刘智译名为《道行推原经》，也是其《天方性理》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该书的另一个汉译本，即伍遵契1672年译本《归真要道》，一直以来流传较广。关于舍蕴善译本《推原正达》，学术界一直没有见到传世版本，直至最近，北京大学沈一鸣介绍了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馆藏的一部名为《推原正达》的清代抄本，认为这可能就是舍蕴善的译作。

按照《经学系传谱》的记载，舍蕴善大约五旬左右（1688年）于沈阳完成了《昭元秘诀》和《归真必要》（默格索德）的汉译。舍蕴善译《归真必要》是否有传世版本呢？有学者撰文介绍了新疆一位阿訇家传的《〈默格索德〉汉译〈研真经〉》抄本，序文结尾处有“天方名士欧载尔著述，中华介士高永德纂注，西秦三朝老人破衲录”字样。按“破衲痴”为舍蕴善的道号，所以该抄本很可能就是舍蕴善译本的传抄本之一。

据目前的材料来看，舍蕴善汉译本《昭元秘诀》流传不广，传世的清代抄本只有两种。

第一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同治三年（1864年）抄本。据沈一鸣的介绍，该抄本题名《昭元秘诀》，一函两册，但内容只有前八章，第九章以后缺失。抄本用楷书书写，有句读标识，句读、注释、阿文用红笔或绿笔书写。^{②1}第二种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河南开封李作霖抄本，有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本及河南民间传抄本等。该抄本题名《喇母恩惕》，书前有破衲痴自识

之《昭元秘诀小引》，李作霖之《重抄昭元秘诀小引》。其序文指出，该版本于光绪十六年由河南人李子復传抄自陕西米府，由大梁（河南太康县）西大寺的大司铎郑万选交给开封李作霖，遂抄写了四部，分别给了鄂渚（武汉）马如莹、大梁蒋瑞麟和郑万选、宛南（河南南阳）杨振桂。根据孙智伟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藏本题名《咧母噶忒》，应为李作霖抄本的石印本。今天流传最广的版本为1927年马福祥铅印本上下两册，题名《额慎唎噶》，其影印本收入《回族典藏全书》和《清真大典》。在原序以外，此版本增加了李廷相、马福祥、马汝邨序。此版本显然是以清代抄本为基础整理排印的，沈一鸣认为其内容更近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孙智伟则认为其与光绪十六年抄本基本相同。2000年，天津高耀宽根据这个版本整理了简体字排印版的《昭元秘诀》，但校对和印刷比较粗疏。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陆续出现了多种民间译本。包括：（1）甘肃李德明阿拉伯文译本《电光经学》，1987年手写复印本。该版本是从波斯文译为了阿拉伯文。（2）天津刘国枢阿訇译：《汉译经堂语〈来目唎台〉》，1996年12月手写本。（3）云南阮斌译：《光辉的射线》，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阮斌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该译本，虽经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但其译文散漫，与原著差距较大，几乎不可用。

（4）河北大厂县海洋、马凤岭译注：《电之光（昭元秘诀）》，2003年排印本。据译者介绍缘起，海洋的族兄德亮任大厂清真寺教长时为学生讲解此经，海洋参与学习并记录笔记。1998年德亮阿訇归真，海洋与其徒马凤岭合作，海洋执笔在廊坊完成了译作初稿。其文本参考了1927年马福祥铅印本和1986年陕西郭进明阿訇波斯文校本。这些民间译本的出现，表明《昭元秘诀》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重要内容的时代并没有终结。

结语

通过对《昭元秘诀》伊拉吉原本、贾米注解本、舍蕴善汉译本的历史追溯，我们基本上可以弄清楚这部著作的来龙去脉及其思想流派的归属，这为进一步阐发其义理打下了基础。笔者有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

首先，舍蕴善汉译本《昭元秘诀》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应该作为我们开展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而追溯“伊本·阿拉比→古纳维→伊拉吉→贾米→舍蕴善”的传承线索，才能更好地理解《昭元秘诀》的哲学思想内涵，诠释其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包括《昭元秘诀》在内的“波斯四书”在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和经堂教育中的影响表现出，中国化伊斯兰教经学的最高哲学是经过波斯苏非转化后的伊本·阿拉比学派理论苏非学。

最后，对诗文式、纲领性的波斯文苏非作品的偏爱，显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的某种特点。如果延续本文开头提出来的伊斯兰教学问有内外之分的思路的话，我们可以提问：为什么传统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外学（显宗）部分选用阿拉伯语教材，而在内学（密宗）部分选用波斯语教材呢？为什么像伊本·西纳、伊本·鲁世德、安萨里、伊本·阿拉比等人的阿拉伯文哲学、教义学名著没有在明清时代引入和流传呢？这无疑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索，并进而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命题具体化、细节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项目“《昭元秘诀》校注与研究”（19VJX138）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

- ① 笔者在《穆斯林三贤哲》一书译者注当中说明了对这两部书译名的看法。《福图哈》译为《麦加启示录》欠妥,造成了与“瓦哈伊(al-Wahy)” (启示)一词的混淆,译为《麦加开示录》更好。同样,《福苏素》译为《智慧珍宝》《智慧宝石》未能尽意,译为《智慧宝座》则为讹误。该词有双关含义,既指“宝石”又指“镶宝石的底座(戒面)”,又有“根本”“印章”之内涵。笔者主张将之译为“宝乘”即“珍宝之乘载”,希望能反映原文的一语双关。参见赛义德 侯赛因 纳塞尔著.周传斌译:《穆斯林三贤哲——哈佛大学伊斯兰哲学讲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7和第162页。
- ② 这段话出自古纳维的著作《福库克》(al-Fuk k)。转引自: Seyyed Hossein Nasr and Oliver Leaman.ed.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 [M]. Part I.Ch 3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515.
- ③ 伊拉吉有详细的传记资料。本文的介绍出自柴谛克为英译本《勒默阿忒》撰写的导论部分,图一的伊拉吉师承关系也是根据该书的材料绘制的。参见: William C. Chittick; Peter Lamborn Wilson. Trans and Introduction. Divine Flashes (Lama' t). Lahore Pakistan: Suhail Academy, 2001.
- ④ “格兰岱”(Kalandars)系波斯语词汇,意味“丑恶、厌弃的人”,是指由中亚、波斯、印度一代的云游苏非组成的反常规的神秘修道团体,以不守教规、行为怪异著称。清初曾进入云南,马注《清真指南》显示出对这一派别的激烈批判。参见王建平:《论十八世纪初的云南格兰岱教案》,《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3期。
- ⑤ 关于伊拉吉原作和贾米注解的书名音译,在中国传抄中均有多种写法,包括:《勒默阿忒》《喇母恩惕》《额慎响啁》《额史尔》《艾施阿特 莱麦阿特》等。这里采用了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写法,也是刘智的用法。
- ⑥ 11世纪塞尔柱王朝的宰相尼扎姆为传播逊尼派学说而创建了一系列的尼扎米学院,在巴格达、伊斯法罕、内沙布尔、摩苏尔、赫拉特、大马士革、巴士拉、阿穆尔等城均有分布。
- ⑦ 关于贾米的师承,金宜久在《读汉译〈昭元秘诀〉》一文中引用1971年的材料认为他是亚古伯 查尔黑的弟子,后来又师从查尔黑的弟子喀什噶里。根据更新的研究成果,这个谱系是不确的。
- ⑧ 柴谛克指出,伊本 阿拉比和古纳维的潜在读者是“欧莱玛”(学者),而阿齐兹 纳萨菲的写作则是更大众化的。参见: Seyyed Hossein Nasr and Oliver Leaman. ed. *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 [M]. Part I. Ch 3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519.
- ⑨ “推黎格式”即道乘的音译,也写作“塔利格”“托勒盖提”等,与教乘(沙利亚、舍勒提)相对。

参考文献:

- (1) 鹿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与课本》《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4期,1937年4月16日。
- (2) 金宜久:《读汉译〈昭元秘诀〉》,《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4期。
- (3) 王希:《理论苏非学的体系架构和思想内涵》,《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4期。
- (4) James Morris. “Ibn ‘Arab and his Interpreter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1986):751-2.
- (5) Seyyed Hossein Nasr and Oliver Leaman. ed. *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 [M]. Part I. Ch 3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6) [美]赛义德 侯赛因 纳塞尔著.周传斌译:《穆斯林三贤哲——哈佛大学伊斯兰哲学讲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 (7) William C. Chittick; Peter Lamborn Wilson. Trans and Introduction. *Divine Flashes (Lama' t)*. Lahore Pakistan: Suhail Academy, 2001.
- (8) World Heritage Encyclopedia. *Jami* [DB/OL]. World eBook Library, 2020-02-24.
- (9) Itzhak Weisman. *The Naqshbandiyya*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10) Seyyed Hossein Nasr. edit. *Encyclopedia of Islamic Spirituality* [C]. Volume II: Manifestations. Pakistan, Lahore: Suhail Academy. 2000.
- (11) Sachiko Murata. *Chinese Gleams of Sufi Light* [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 (12) 孙智伟:《回族经堂教育中的“波斯四书”及其译本》,《中国穆斯林》2015年第1期。
- (13) 天方咋蜜尊者著,破衲痴尊者译:《喇母恩惕》,光绪十六年河南抄本。
- (14) 杨晓春:《早期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15) [清]赵灿著,杨永昌、马继祖标点:《经学系传谱》,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16) 袁汝琦,序,康熙四十三年,刘智:《天方性理》,乾隆乙卯(1795年)重梓,考城金氏安愚堂藏板。
- (17) 姚继德、王根明:《刘智〈天方性理〉采辑经书文献考》,《回族研究》2012年第4期。
- (18) 范宝主编:《福德图书馆藏古籍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
- (19) 马超:《经学大师舍蕴善若干问题考述》《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 (20) 穆卫宾:《汉译〈研真经〉的重新发现及其版本源流考》,方立天主编:《宗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 (21) Yiming Shen. *J m and his Texts in China Proper* [A]. Thibaut d'Hubert and Alexander Papas. ed. *J m in Regional Contexts* [C]. Leiden; Boston: Brill, 2018.

更正:2020年第1期“特稿“栏目”《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一文第一段第一句“2020年12月12日”,应为“2019年12月12日”,特此更正,谨表歉意。